

茶味

普魯斯特《追憶似水年華》中說，味道如同靈魂，雖然比較脆弱，卻更有活力，更能持久，更為忠實，在它們幾乎不可觸知的小水珠上，不屈不撓地負載着記憶的宏偉大廈。我愛喝茶，也是個味道記憶者，因此對普魯斯特的這句話感受頗深，有時閉上眼睛陷入回憶，就又彷彿能聞到記憶中的茶香。

我的母親是老師，小時候經常跟着母親去她的辦公室玩。母親的辦公室裏有一位上了年紀的男老師，印象中他擺的滿滿當當的辦公桌上總是放着一個大的透明塑料水壺，說是透明，但早已被茶漬染成琥珀色，茶湯顏色深得幾乎看不到水壺裏的茶葉，有時剛換了新茶葉，添上熱水，蓋子還沒蓋上，總能聞到一股濃濃的茉莉花香，我好奇去看，帶着茶梗的茶葉泡開來有半壺那麼多，想嘗一口，老被拒絕，總說小孩子不能喝這麼濃的茶。他總是戴着老花鏡，皺着眉頭，坐在辦公桌前備課、改試卷，也有時會跟學生談話，那壺茉莉花茶總在他一臂之遙，隨時打開喝上一口。

現在想來，那應該不是太好的茶葉，但那種茉莉花茶的味道卻陪伴了我整個童年。小時候的我也認為這應該就是茶的味道，而茶是老師的專利，伴着學生們青春的氣息和剛印刷出的紙張的氣味。

我真正如願以償喝到茶是八九歲時，父親到了南方工作，入鄉隨俗地泡起功夫茶。父親好客，家裏和辦公室都置備了一整套茶具，記憶中滿是父親和朋友們喝茶聊天的情形。八九歲時的我覺得喝茶是件特別嚴肅的事，是長大的標誌。刻着父親名字的紫砂壺，小小的功夫茶杯，真空包裝的一小

人生在線
木田

袋一小袋的茶葉，水就在手邊沸騰着，加進茶壺，等上一會兒，一壺只能倒出幾小杯，我在父親身邊坐着，父親也總會給我倒一杯嘗嘗，茶湯是清澈的金黃色，因為燙要小口小口地喝，不知是不是因為小口的緣故，越發覺得茶味香醇，竟完全不同於兒時記憶中的那濃郁的茉莉花茶的味道。我也因此記住了包裝上茶葉的名字，鐵觀音，兒時的我只知道有觀音，不知道竟然有鐵做的觀音，對這個名字心裏還好奇琢磨了好久。

岡倉天心在一百多年前寫下，茶道是日常中，因對美的崇拜而建立起來的儀式，相比之下，中國人喝茶更多的是在生活中，更有煙火氣。成人之後，我在香港度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，每次去酒樓喝早茶，阿姐都會問，喝什麼茶，普洱、香片還是鐵觀音？茶上來時通常會伴着一壺白開水和空盆子，白開水嘛，就是讓你在茶壺裏的茶喝完時自己再加水，空盆子嘛，則是用來裝洗了碗筷的茶水，瞧，茶水不光能滌蕩靈魂，還能消毒碗筷。在這些吃早茶的酒樓裏經常能看到幾個阿婆圍坐在一桌，喝着茶，聊着家常，或者頭髮花白戴着老花眼鏡的阿伯一壺茶，一盤茶點，一份報紙打發一個上午的時間。

茶在我的記憶中是專注的，分享的，愉快的，陪伴的，有煙火氣的，這些味道跟濃郁，或香醇，或平和的茶味交織在一起，讓我生命中每一個曾陪伴過我的人都鮮活起來，成為了我寶貴的人生記憶，想起會莞爾一笑，會心生溫暖，不會介懷生命中的注定的來去，我想這就是茶以及我記憶中茶的味道帶給我的最大念想吧。

尤利婭

一個和煦的午後，我拿上正在讀的一本小说，端着剛煮好的咖啡，準備到前花園的亭子裏去看書，剛走到亭口，就看見一根廊柱與圍欄之間結了一個好好的蜘蛛網，上面趴着一隻灰白相間的花蜘蛛，我嚇得魂飛魄散，也不願灑出來的咖啡燙了手，把杯子擱在亭中的小桌上，飛一般地跑回屋裏去呼救。

兒子以為發生了什麼天大的事，出來一看，不由哈哈大笑，說：「是你大還是牠大，牠應該先嚇得藏起來才對。」我顧不得和他辯論，躲在他身後要他趕緊把這個可怕的東西消滅掉，他扭過頭說：「牠又沒惹你，為何要把牠弄死？這種事情我不幹。」我沒有辦法，只好快快地回屋，連咖啡也沒敢去拿。

第二天下了一整天的雨，我去亭子那裏看了一眼，果然如我所料，那個蜘蛛網被雨打沒了。然而還沒等我來得及高興，雨過天晴之後，那個蛛網又重新出現了，不僅結在原来的位置，而且好像比先前還要大一些，上面依然是那個灰白相間。

丈夫安慰我說：「你看那個小東西多可愛啊！牠又不會跳到你身上來，而且有牠在，亭子裏的蚊蟲都少了，你沒發現嗎？」我哪裏有時間和心情發現這個，但是經他一說，我也覺得這個蜘蛛除了長得嚇人，其實並不可怕，就像兒子說的，牠並不惹我，我為何不能和牠和平共處呢。

我們並不知道這個大蜘蛛

如是我見
林中洋

的公母，只是直覺牠應該是雌性，某一天，我們開始管牠稱作「尤利婭」，一個女孩子的名字。也是從那一天起，她彷彿成了一個老相識，我雖然在走進亭子時仍然會小心翼翼，但是卻不再害怕，在藤椅中坐下之後，我會招呼她：「嗨，尤利婭，昨天睡得好嗎？有足夠的蟲子吃嗎？」

看書累了的時候，我會抬起頭來，欣賞尤利婭氣定神閒的姿態。那個在陽光下閃耀的大網織得精巧嚴謹、美輪美奐，蜘蛛網的韌性與彈性是人類到現在為止都無法複製和模仿的土工；伏在網上的尤利婭，安安靜靜、不慌不忙，那份優雅中透出一股說不出的從容與自信。想到自己不久前還想滅了牠，我的心裏充滿慚愧。作為人類，如果我們能少一些妄自尊大，對自然和萬物生靈多一些尊重和愛，那麼這個世界會有多好啊！

後來的某一天，在接連下了幾天的雨之後，尤利婭徹底不見了。我不甘心，依然早晚都去亭子裏看看，希望看見重新結起來的大網。丈夫打趣說：「我昨天傍晚看見尤利婭提着她的小箱子走掉了。」我沒有開玩笑的心思，琢磨着她會去了哪裏？該不會遭遇了什麼不測？

又等了幾天，尤利婭依然沒有回來。我在心裏默默與她告別，蜘蛛的生命力是很強的，更何況是像她那樣漂亮的大蜘蛛。她肯定是找到了更好的地方，在陽光下織起了那精妙絕倫的大網。

HK人與事
東瑞

清晨六點多醒來，猛然想起昨天報紙刊登我的文章，報紙忘記買，也許凌晨的通宵店還沒將昨天剩下的報紙打包退回？我迅速戴上口罩、鴨舌帽出門。屋邨一片空寂曠濶，人車皆少，疫情下的紅磡海濱大道周圍馬路小道靜悄悄一片，也許午夜時分下了綿綿細雨，空氣潮濕，地面上仍留有濕濕的痕跡。

我到通宵店報紙架翻翻，正巧，櫃枱服務員在登記處理櫃枱上昨晚剩下的好幾家報紙，就從裏面抽了一張給我，令我喜出望外。既然出門，口罩也要消耗一個了，不如多走幾圈吧。

站在十字路口的人行道上，遠望着那開上陸地的超級大型巨輪「黃埔號」，甲板上酒樓，地下是超市。平時，因為車來車往，擋住了視線，此刻，連平時清晨最多的計程車都絕跡了，隨手就可以拍到這艘巨船的全貌。再看附近幾條平時車水馬龍的馬路，

紅磡海濱大道的清晨

和周末不用上班的市民一樣，似乎都還在沉睡中。此刻，我才發現，好地方就近在眼前，有時你未必有機會遇見。周末清晨，將這範圍很大的屋邨和海濱花園造就成一種無人之境的美。

我很快走到了那條著名的海濱大道。這條大道從紅磡海逸園到尖沙咀天星碼頭，全長四公里。由於大道寬敞，面向全景式的維港風景，最適合遊覽、拍攝和運動。曾經在幾年前，我從紅磡碼頭一直漫步到星光大道，都要一個多小時。平時工作忙碌，稍微走一段也是蠻好的。最好的時光是在夏季的下午五時許，陽光的熱感已漸漸收斂。

行至海濱大道附近的一間酒店時，有兩位男女從一堵高牆下的小門進去，趨近一看，才發現那是酒店後門，原來是酒店早班的職員。經過一棟辦公大廈樓下的大片草坪時，看到一位婦人在晨運。雨後，草坪綠得耀眼，彷彿就要流出油，賞心悅目。

天地逐漸開闊，就要走到那四個月前我常邊漫步、邊捕捉眾生相的海邊，又見海水、碼頭、長椅、港島錯落有致的大廈……不

由得一陣感慨，又一陣激動。淡淡的晨霧，朦朧了港島的樓宇風景，令它們的輪廓也處在淡藍色的縹緲中。海濱大道人跡尚少。兩三個穿着紅色、綠色、藍色的運動短褲的人從我身旁跑過。一路的風景都好，清潔工很早就清掃了，我對城市裏的清道夫一向充滿了敬意，拍了一張裝着清潔工具的小推車。正是這些天天不辭勞苦的辛勤勞力者，保證了我們有一個清潔靜好的居住環境。

經過紅磡碼頭時，腦子裏出現平常的日子裏印備、菲傭在周圍草坡、碼頭外圍聚、會餐、唱歌跳舞、紮營躺臥的場景，這個周末清晨呢，第一班的渡輪從紅磡開出是七點零五分，都還沒開呢。碼頭外的木長椅平時坐滿了閑客，此刻我只看到一個戴着淡青色口罩的中年漢坐着正在刷手機，另一個全身上下都穿得很花的戴黑色口罩的瘦瘦女子邁着兩隻狗，小白坐在她身邊椅子上，大黑蹲在跟前的地板上，她也在專注刷手機。

疫情下，周末的紅磡海濱大道寥寂而靜好，一幅幅圖景都顯現一種靜態美，算是另一類暫停鐘現象吧。

永別「神武」



▲電影《末代皇帝》中的溥儀與婉容 劇照
▲神武門現在是遊客遊覽故宮的出口 資料圖片

花季，正是不安分的年齡，身體裏的能量在一天天潛滋暗長，宮殿在幾百年間形成的那一套格局、脈絡、程序、規則，與他們躍躍欲試的身體越來越格格不入。所幸的是，在這兩個年輕人的成長階段裏，已不再有太后對他們橫加約束，他們是這世界裏的王，可為所欲為。

在貝托魯奇的電影《末代皇帝》裏，溥儀騎單車是濃墨重彩的一筆。在拍攝《上新了，故宮》帝制終結的一集時，我們邀請了在《末代皇帝》裏出演文繡的鄭君梅，與「故宮文創開發員」鄧倫、周一圍一起在紫禁城裏探尋歷史舊跡。他們走到西二長街，有位工作人員正將這條街上的最後一扇門打開，一段鋸下的門檻顯露出來。工作人員說，這的確是當時溥儀為了騎自行車鋸掉的門檻，不止這個，整個皇宮裏溥儀鋸掉的門檻約三十餘處，唯獨當時居住的養心殿、儲秀宮、長春宮等西路各宮幸免，儲秀宮東門至今還保留着被鋸開半截的門檻。

鄧倫問：如果想騎自行車，紫禁城裏有的是空曠的地方，為什麼非要鋸掉這些門檻？

工作人員答：因為當時三大殿都被北洋政府控制了，他只能在後宮活動。

周一圍問：在中國傳統建築中，門檻是一個很重要的構件，更何況是紫禁城的門檻，當時他做這個決定的時候就沒有人阻止他嗎？

工作人員答：當然有了，當時隆裕太后，還有清廷遺老，都覺得這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情，會破壞風水，極力勸阻但是無果，這些被鋸掉的宮門門檻並非一扔了之，而是安裝上樁頭，在門檻處安裝卯眼，這樣晚上關閉宮門的時候，門檻又會重新安裝回去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婉容也會騎自行車。在故宮收藏的清宮老照片裏，就有婉容戴鳳飾、着旗裝，在宮牆前騎自行車的的照片。婉容自小在天津一所美國教會學校裏讀書，受系統的西式教育，她的眼界，自然比生長於深宮的溥儀更加開闊，在她的柔性格裏，又融入了若干活潑開放的氣質，新時代的氣息，已滲入她的內心。

在這些照片裏，存在着許多對立的事物，比如高牆的阻隔與馳騁的欲望，束縛行走的旗袍與自行車代表的速度，方形的城池與圓型的車輪，等等。就在這些對立的事物裏，他們尋找着屬於自己的道路。

溥儀出宮後，在當年作為自行車車房的御花園絲雪軒，還找到一輛婉容騎過的坤車。

婉容的弟弟郭布羅·潤麒在接受採訪時說，他最喜歡看溥儀和婉容在後宮長巷裏騎車比賽追逐的場面。「小巷裏笑聲連天，她和溥儀似乎相處得很不錯，兩人在一起就像一對孩子。」

長風吹過夾道，呼呼作響。（一）

故宮建築
祝勇

那一晚，北京城幾乎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，自帽兒胡同皇后邸到地安門、景山東街、北池子、東安門一直到東華門，鳳輿經過的路途，站滿了看熱鬧的市民。民國以後，皇城已經開放，平民百姓也歷史上第一次能夠親眼見證鳳輿被抬進紫禁城。

夜色中，站着演完夜場戲、剛剛在東興樓吃過夜宵的梅蘭芳。那時，梅蘭芳和朋友們站在真光電影院的樓上，透過窗子看見三千人的迎新隊伍從街上走過，「一對一對的戴紅纓帽、穿官衣的人，騎着馬舉着旗槍，緩緩地前進着，好半天才過完。」

梅蘭芳不可能看見皇后的面容。有意思的是，婉容的相貌，與梅蘭芳的扮相極為相似。俞平伯最先說破了這一點，他說，婉容的面容，「大似扮戲裝之梅蘭芳」。

從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三萬多張清宮老照片，我們可看到婉容嬌麗的面龐。青春的婉容，有着驚人的美麗。但她的美，既不是那種艷麗的、誇張的美，也不是那種小家碧玉的美，而是溫婉含蓄、雍容大氣，與她的皇后身份剛好吻合。用楚楚動人來形容她，恐怕再合適不過了。俞平伯說她像梅蘭芳的扮相，也是緣於她傳遞出的東方古典美人特質。

那個在婉容眼前展開的紫禁城，早已不復當年風光，整個後宮，已然年久失修，滿目瘡痍，散發着舊日王朝的沉腐氣息。但這宮殿的主人，卻是這對年輕的帝后。老氣橫秋的宮殿，遭遇的是溥儀和婉容的青春。他們生逢十六歲的

閣仔樂

人與事
文秉懿

小時候住在唐樓，唐樓樓底高，人們為了善用空間，往往在室內加建一層，以「閣仔」名之。仔者，小也。這種空間擔不起房間這個稱號，一個「仔」字，頗能道出其氣質，靜悄悄地寄生於主結構上。

看黑白粵語長片，見到一個住宅單位除了利用木板分拆成多個房間，還會建造閣仔，總之就是地盡其用，房東務求收取最多租金，不管居住環境惡劣。我從來沒有見過家裏的閣仔出租，只是有兩個房間讓另外兩家人居住。也許以前閣仔曾經有人租住，只是後來改變其用途，用來儲物。對於閣仔的前塵舊事，我是一無所知。

過程中生發的好奇心和神秘性，是最精彩的樂趣元素。禮尚往來，我也放一些等值的物件到籃子裏面，放下去作交換。舉個例說，我收到鉛筆，就會送上橡皮擦。原來我們早懂得以物易物，模擬商業世界。

閣仔是遊樂場。我們在那兒玩家家酒，研究新菜式。相對來說，抓豆袋就是正當合宜的玩意。找來幾塊碎布，縫起來，成一個小袋子，裏面塞滿米粒，或者是紅豆、綠豆，只需要五個，往上拋，接住，就可以玩上半天。玩這遊戲需要坐在地上，才方便動作。不過地板髒，於是就在閣仔上蹲下來，這是最為舒適的身體形態。我們圍成一個圓圈，低下頭，聚精會神。後來才發覺這種情景，跟聚眾賭博竟然有幾分相似。

閣仔是神仙修道的地方。登上閣仔往下望，有從天上俯視世俗的感覺。我們小時候膽大妄為，不知道危險為何物。扶住閣仔的矮欄，看準落腳點，一下深呼吸，「呼」的一聲，來個仙女下凡。降落後定一下神，然後緩緩站起來，

環顧四周，笑傲人間。可是一剎那的痛快，往往換來皮肉之苦。原來神仙雖然厲害，但母親就像王母娘娘，法力無邊。後來為了保身，只好放棄這門技藝。

我們還有一招，就是仙女散花。把紙張撕成碎片，抓起來，一把一把往下撒，天上無端飄下片片花瓣，滿屋似是溢芬芳。要是遇上風，情況就更加醉人。不過，仙女散花是要付出代價的，媽媽就使出絕招，不讓我們吃飯。這個時候，閣仔就是訓練辟穀斷食的理想地方。我們逐漸長大，需要更多生活空間，另外兩家人搬走，我家修繕，閣仔被拆毀。我們失去基地，童年的趣事完成最後一頁，被擱置在記憶中的圖書館裏。

最近幾年，香港出現不少嬌小玲瓏的房子，業主一般都會加建閣樓，「閣仔」一詞，不再流行。看電視見到有關介紹，總會叫我想起當年孩子的玩樂地域。現代的閣樓多只作睡覺的空間，而閣仔的味道，只有我和弟妹清楚，因為我們曾經用心品嚐。